

第十一回 張狀元衣錦還鄉 武探花居喪守服

話說帝見劉忠之表，及白圭之說，十分驚奇。即將表章及白圭，出示群臣。庭瑞近前見了白圭，忙俯伏金階奏曰：“張衡才，臣之父也。原因與房叔張宏自蘇州歸，至南康朱子壩內，無病身故，卻是叔父扶柩歸家。臣母感其德，將家事付他管理。數年來，祇見宏叔富厚。後因見其行為不公，是以絕其往來。若毒害之由，實無一人知覺。”帝問曰：“卿父平日作甚事業？”庭奏曰：“臣家自祖上以來，頗有家資。臣父平日，惟施財濟困而已，別無所為。”帝讚曰：“‘易’雲‘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’，誠哉是言也。在他人縱有此冤，未必遂有此報，況身為城隍，受上帝之敕命乎。此等偉人世所罕有，朕今加封為天下都城隍，以彰其德。”庭聞言，忙叩頭謝恩。帝命將此事刊報，頒行天下。自是天下人皆知此事。

當時庭瑞又俯伏金階，將建章之表呈上，奏曰：“探花昨因父沒，即行奔歸，茲遺有表章，奏聞陛下。”帝命侍臣接上表章，觀其略曰：

探花臣武建章謹奏為丁憂事：臣父方山，原任漳州道職。因衰老多病，蒙聖恩捨歸田里。臣奉湯藥有年，於今二月數卒。臣痛慘無地，身服齊衰，不敢朝見，謹修表上聞，伏於聖聽。

帝看畢，乃曰：“探花有喪，不容不去。卿等在朝，當為朕勤心輔國。”庭奏曰：“臣兄弟一介書生，幸竊科甲，敢不盡忠以報國恩。今國家閑暇，伏乞聖思，假臣旋里數月，不勝感激之至。”帝曰：“卿欲歸家，早宜來京，以應國用，勿負朕心。”又曰：“朕昨許榜眼招為駙馬，似乎榜眼面帶難色。回思婚姻之事，自有定理，何可強也。今榜眼別擇良配可矣。”蘭英暗喜，一同叩頭謝恩。帝乃退朝。

百官各轉衙門，皆知狀元、榜眼奉旨回家，俱紛紛來送禮。庭瑞與蘭英回到公館，令僕收拾行囊，將欲起程。因各官前來送禮，祇得向各衙門辭行。

次日早起，百官又來送行。庭瑞與蘭英遜讓不過，祇得與多官步行，送出城外方止。庭、蘭方纔上馬。行未數里，祇見有人跪稟曰：“新科各同年老爺，俱在前面等候。”庭乃策馬向前，早望見一班同年，俱在長亭之上。於是乃與蘭下馬，步至長亭。眾同年齊揖曰：“聞知狀元兄弟回府，弟等特具一觴，聊以作餞。”庭謝曰：“弟一介寒儒，偶然僥幸，何敢勞諸兄盛設，使弟於心怎安。”乃與蘭就席，諸同年爭欲敬酒。庭謝曰：“弟酒力甚微，不能多飲。愧領數杯，足感盛情，願諸公見諒。”眾乃止。

須臾，庭離席曰：“弟不勝酒力矣。今暫相離，數月後又將復來，少不得同事有期，再當酬謝。”眾因其行色匆匆，亦不強欲其飲，皆離席相送，拱請庭、蘭上馬。庭、蘭決要步行，將百步，庭謝曰：“叨蒙盛饒，感惠已極，何敢再勞遠送，謂此止步。”同年中一長者曰：“我等相送，反勞狀元等步行。不如止步，但請狀元兄弟登鞍。”於是，眾皆揖遜，庭、蘭祇得上馬，欠身一揖而去。眾同年亦各回寓。

卻說建章奔喪歸家，於路無分晝夜，趕到家中。將近門首，遂呼天而哭。及入門時，但見滿門親眷及奴婢輩，一堂盡白，見了建章一齊哀泣，哭聲大震。建章跪拜靈前，伏地痛哭。眼中流血，眾人扶起，潛入孝帳。

祇見堂上兩副靈柩，大驚。未及開言，眾泣曰：“老夫人亦於前三日逝矣。”建章聞言，仰面而倒，昏絕於地。眾人救起，徐徐方醒，以頭衝柩上，幾番氣絕，眾人救住勸解。建章大哭曰：“父母年邁，不能朝夕奉養，乃遠離膝下，自圖功名。今父母雙亡，不孝之罪何能苟免。”言訖大哭，又昏倒於地。眾人扶到床上，哀慘已極。

時府尊率滿城官員，俱來吊禮。不見建章謝賓，府尊問曰：“聞公子得中探花，今已回府，如何不見？”其僕叩頭泣曰：“公子自京歸，因傷大老爺身故，於路受盡奔苦。到家又見老夫人去世，遂悶絕於地，僕等救醒，哀慘太甚。今已四日水漿不進，臥於床上，祇有一口氣，亦恐不能久矣。”知府聞言，感其孝心，遂率各官至其榻前相勸。

建章瞑目問僕曰：“誰至此？”僕答曰：“府大老爺與滿城官員在此吊禮。”建章聞言，一躍而起。見府尊立於床前，慌忙跪下叩頭。知府扶起，慰之曰：“探花宜自惜，無過傷矣。”建章泣曰：“父母年邁，不能定省寒溫。父母臨喪，不能自守制禮。府尊至而不迎，吊客來而不接。不孝之罪，實迷蒼天。”知府勸曰：“父母之喪，誰能免乎？探花不可過傷，切宜自珍。”眾官亦相勸。建章祇得點頭。

各宮辭出，建章掩面哭送。各官既去，建章又伏於柩上痛哭。親友苦勸，始略進飲食。於是將擇日治喪。

忽又有二少年素服而來，後有隨人手捧祭儀。建章在孝帳內覩見二人，乃庭瑞兄弟也，因居喪不便出迎。

庭瑞令擺開祭儀，遂與蘭英在靈前禮拜。庭瑞自讀祭文曰：

維年月日，張庭瑞暨弟蘭謹具牲儀，致祭於方翁老大人之靈前。曰：嗚呼，方翁不幸數終。浮生若夢，渺渺一空。人豈不傷，我心實痛。翁如有靈，享我一樽。吊翁盛德，遠佈福澤。君為嗟慘，民為斷腸。吊翁治家，教子有方。名傳天下，才勝群英。想翁當年，凡謀有節。哭翁辭世，伏地流血。報國以忠，治民以德。幽為鬼神，正氣永赫。嗚呼痛哉，伏為尚饗。

讀畢乃起，建章叩頭謝賓。庭瑞扶起，共入孝帳內。談及數語，內堂席已安排。遂請庭與蘭飲酒，建章相陪，各言別後之情。

酒過數巡，庭瑞起身曰：“弟在九江僱船到此，今船灣在朱子壩內等候。當此順風，不能久留，就此告辭，數月後進京再來道府。”建章留之不住，祇得送到門首，乃曰：“弟制服在身，不敢遠送，望勿見罪。”庭曰：“是何言也，孰不知禮。”言訖，一揖而出。來到船上即刻開船。順風而上，往吉安而來。自是建章在家擇日治喪，自此謹守制服。

再說何大姑在家。自從打發庭瑞、蘭英進京去後，家中雖然富厚，亦覺冷落，乃往妹家居住。妹夫夏松甚是敬禮，其妹終日相與談笑。妹因無子亦常有憂思，屢勸其夫娶妾，夏松祇不從。大姑亦每用好言勸解。

一日，張家僕來稟大姑曰：“家中報子到了，報姑娘中了會元，大相公中了第三名。”大姑大喜，乃作書令執事之僕打發報子去訖。

過半月，又有僕來云：“家中又有報子到，報大相公中了狀元，姑娘中了榜眼。”大姑聞言喜報，乃辭過妹夫，即起身回家。其妹亦同來賀喜，姊妹同駕一車，僕從隨後。比及到家，多以金銀打發報子去了。

又過一月，忽報狀元回府。時大姑正與妹在房中閑坐，聞得此報，即與妹同出中堂。但見滿堂旗幟，庭瑞、蘭英立於堂上。見

母親，遂跪拜於地下。大姑扶起，命拜二姑。二姑忙欲答禮，被大姑捉住，受了四拜。庭、蘭拜畢，大姑命坐於側，細問京都之事。

庭瑞乃將福建巡撫上表，父親含冤之故與母言。大姑聞言，不勝忿恨，曰：“我在夢中十餘年矣。近在爾姨娘家回來，始知宏賊那廝，家產盡絕。原來如此，恨未生食其肉矣。今蒙福建巡撫與爾父報仇，此等大德，即當往謝之，且得祭爾父之靈。”庭瑞點頭應諾。蘭英又曰：“今父親蒙皇上救敕封為天下都城隍，各省有詞詔頒行。”大姑曰：“以爾父之德，為城隍於職無愧。然聖上之恩，難以報效耳。”

庭瑞又將建章得中探花，及其父母雙亡，一一說了。大姑曰：“彼既無父母，須要他到此招親。”二姑曰：“此言是也。祇是他現在居喪，且待他滿了孝服，作書請他便了。”大姑點頭應諾。當下便擇祭擇祖，房族人等為之豎旗掛匾，忙了半月。

於是，庭瑞遂與蘭英同往福建。不一日到了省城，令僕具帖入巡撫衙內。劉忠在內衙見了狀元、榜眼名帖，隨步出頭門迎接。與庭、蘭揖讓不過，挽手同進暖閣。到了後堂，庭與蘭便納頭下拜。正是：

兄妹同謝德，父子共沾恩。

未知劉忠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張博之冤，初無人知，今則天下皆知。既受上帝之敕，又得人王之封。讀是編者，何其快於心歟。

蘭英招駙馬，是一段難文；建章薦蘭英，又是一段美意。讀者正不知其何以著落，卻從卦命之中輕輕按下。

建章歸家，兩個知己餞行。庭蘭歸家，三百同年餞行。庭蘭何其榮，建章何其慘，然以千萬人虛附之知，誠不若一二人中心之知矣。

建章既奔父喪，又見母喪。庭瑞既得身榮，又得父顯。本是同心之士，變出兩樣禍福。

方山本無子，卻又有子。今既有子，亦同無子。其夫妻相繼而亡，有子不在身前，拾養之勞又安在哉。總之，君子安靜以自養，無住而不自得矣。

何大姑冷落，霎時便有幾多熱鬧。何二姑冷落，到底還是一邊淒涼。吾既為大姑喜，又為二姑憂。

[返回 >> 白圭志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